

金石萃編

掃葉山房叢行
唐駢署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賜進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五十九

黃石公祠記

碑高五尺六寸二分廣三尺八寸五分二十行行三十一字隸書碑題及撰人二行額題濟州穀城黃石公祠記九字並篆書在東阿縣穀城山

黃石公祠記

布衣趙郡李卓撰

秦滅六國遂并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

天地降神於圯神授良之書良爲帝之師滅秦報韓成功遂志祠黃石於濟北穀城之山下蓋謂是矣世用其道傳祠此山惟德之馨不福不替天寶歲夏六月旱既太甚遍走羣望密雲卷而復舒零雨濛而不降太

守河東裴公聚黃髮而咨謀曰山川神祇有不舉乎聞

斯行諸夙夜展祭祀事未畢感而遂通自寅及未澤潤

千里吁其靈也夫聖哲立灋制君子脩理道莫不順承

昏暴或孚右明德與時推移未始有極蓋將輔其善必

聽於人咎夏之興也崇山降焉殷之興也伾山次焉周之興也岐山鳴焉漢興有屺嶠之事

我唐之興

有霍山之異今古不爽謂之神志聰明正直而弋者也惟秦政滅德用刑置人從欲寃痛在下馨香不登祚及

二世毒流四海與天自絕惟神不燭有開必先祝降寶

命故其書極天之際備興亡之端子房將有行

也師焉而以言酌消息於盈虛通擬議於變化楚漢之勢功利相百

天威扶乘人謨叶贊觀釁而動極

深研機發八難銷六國之印招四人定重明之業以斷

天下之疑以奪敵國之計正乾坤之位發日月

之光所謂破堅執銳其功狗也居守饋糧其功人也運

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神也此其大者豈徒

効祉發祥於州里之間哉方今淳風允塞休徵荐臻意

者謂宜上聞有以旌異嘗學舊史敢記所知

碑陰

碑陰十三行行十五字隸書末後書人二行篆書

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裴平書

穀城下黃公祠實在濟之東阿

聖宗季年濟陽

廢而東平兼領之所稱河東裴公即故郡守名序所題

趙郡李卓卽今臺長棲筠頃歲馬公炫自郎官出牧少

與臺長交契莫逆嘗勤雨於廟不覩所記迺搜李文以

勒貞石每歎曰所謂經國文章者其在茲乎未及畢而

謝病言歸今二千石郭公岑尚德是務踵成厥美句曹

掾韋騰戎曹掾俞黃中郡之良也承命集事殿中侍御

史高陽齊嵩聆而嘉之故紀云

唐大歷八年七月十五日建

碑側

一行

隸書

雨止子郭登庸過此題記

右黃石公祠記祠在東阿縣史記所謂濟北穀城山

也唐天寶中郡守裴序禱雨有應布衣李卓爲文記

之卓卽棲筠之初名也記成未刻至大歷八年馬炫

爲郡守始勒諸石工未畢而謝病去後守郭岑實踵

成之是時棲筠已爲御史大夫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記首行列題及稱布衣趙郡李卓撰皆小篆文與碑

陰書者爲一手也卓卽棲筠傳稱世爲趙人此記亦

云趙郡又棲筠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

居汲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此記云布

衣蓋其初服如是與傳可相証記畧叙天寶歲夏旱

太守河東裴公禱祠致雨因言祠事始末云秦滅六

國遂并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天地降

神子圯神授良之書良爲帝之師云東坡畱侯論

謂世不察以爲鬼物者當沿于此矣太守之名百官

志天寶元年改刺史曰太守是也族子華卽李華見

新唐書文苑列傳云字遐叔趙州贊皇人記文列

殿中侍御史高陽齊嵩紀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裴

平書平見宰相世系表未著其官稱表或有所遺嵩

見金石錄雙廟記卽爲所撰也記載穀城下黃公祠

實在濟之東阿元宗李年濟陽廢而東平兼領之元

和郡縣志東阿天寶十三載廢濟州縣屬鄆州州卽

東平郡記載趙郡李卓卽今臺長棲筠唐書傳棲筠

世爲趙人代宗引拜爲御史大夫記當大歷八年故

以臺長目之而棲筠前名卓史文失紀記載頃歲馬

公炫自郎官出牧少與臺長交契莫逆嘗勤兩子廟

不覩所記乃搜李文以勒貞石未及畢而謝病言歸

馬炫傳兄炫字弱翁少以儒學聞隱蘇門山不應辟

名至德中李光弼鎮大原始署掌書記常參軍謀光

弼器焉刑部郎中舊書奏授比部刑部郎中

宣武署節度判官授連潤二州刺史据是記炫自郎官出牧蓋

以刑部郎中爲鄆州刺史而傳僅稱連潤二州非也

炫隱蘇門山與棲筠始居共城山下地既相比意二

人交契當在此時故記爲言之與後有句曹掾韋騰

戎曹掾俞黃中名句曹戎曹亦不見百官志

授堂金石跋

此碑側有郭登庸過此題記一行乃明人所題也李北海嶽麓寺碑陰有郭登庸題字爲前明提學

山左金石

志

按此碑在東阿縣穀城山山東阿縣志云城之東爲

小泰山東郭門枕之百步而近由小泰而北五里

爲黃山卽穀城山也山海經曰縞羝之首東望穀

城之山注曰山在濟北穀城縣西張良所與圯上

老人期矣今所有者非其故黃石而山巔大石方

數丈如印色頗黃故魏土地記以爲穀城出文石

蓋其山石大抵多黃有文采也山之前二里許黃

石公祠在焉祠下有古柏可千餘年物也此碑在

祠中爲祈雨感應而作但言天寶歲夏六月旱而

不詳天寶之何年祈雨者但稱太守河東裴公而

不著其名禱雨能應亦徵太守之誠而山東通志

東平州志但有河東裴識爲節度使卽晉公之子

而不及太守裴公賴此碑陰知太守爲裴序志乘

之漏略如此碑云我唐之興有霍山之異舊唐書

高祖紀師次靈石縣營於賈胡堡隋武牙郎將宋

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高

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

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

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恤豈負我

武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勅宋老生平霍邑

碑語正指此事碑云被堅執銳其功狗也居守饋

糧其功人也運壽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

神也語本漢書蕭何傳碑陰云元宗季年濟陽廢

而東平兼領之新唐書蘇源明傳源明天寶間及

進士第出爲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俊以

郡瀕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二縣隸

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五縣分隸

濟南東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

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源明僕五太

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既而卒廢濟陽以縣皆隸東

平是濟陽之廢由于蘇源明也

丁思禮豎心經碑記

碑高五尺八寸五分廣二尺一寸五分分作四截書
上截心經十七行行十七字次截記十六行行十九
字三截五行皆尾僧名下截十六
行行八字至十一字不等行書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經文不錄

口口口口口大道難量無廣乘則不知其永歸無漸

教則莫詳其啓發口口口口口也口口口口口口

口也爰有清信士丁思礼碩德純孝諒直彰仁口口口

口詞林口口早揚儒訓曷口釋流宿殖善口一門深入

妻朱氏芳蘭佳秀智炬恒暉雖染世塵常樂口口往因

東邇路届口滴遇見石碑墽壞弥極于時稽頰遂發願

言敬鑄阿彌陀佛一鋪富多心經一卷願則彼作碑在

此修竭力盡忠繼踵前跡堅雖殊異功乃無差百福莊

嚴檀波口一是時也惠風口響曖色舒輝綯黃駢闐衣

冠霧集且以珠投濁水便乃澄清日出浮雲皎然開霽

發於內而應乎外起於微而至于極休哉幽靈寶相標

德尅爲碑板永口不息其詞曰

口士修乞聖作口立靈相乞尋覺路標豐碑乞色身求

了心證乞登淨土

大唐大露八載七月廿一日豎

右在第二截

徐州沛縣口口口夏口口口村衆口口

在村有口口口堂子无人看口口村土商議請到一
尼省崇口口口修造如有愚徒口口口並是村衆

爲主一任口口修造諸舍及口功德口口

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記

後建立大殿口座具施主姓名如後

趙口口李口口勤趙景趙簡口真

杜文金諫杜父成口

許欽劉氏韓氏口謹

淨明村邵綺榮王行若李氏

右在第四截

口像主妙智

口管事

尼妙口妙口妙善

妙德妙嚴

大宋國崇寧元年二月丁酉日記

右在第三截

碑側

三行
行書

口口口度左僕射韓冠軍大將軍行右清口

口府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上柱國夏侯口

貞元十五年孟春之月於此主務故記之耳

按碑書尅爲碑板尅卽刻通用字碑板之稱始見

碑下截二字失連額高六尺一寸三分廣三尺二寸行字數不計隸書額題文宣王廟門記六字篆書在

曲阜孔廟

文宣王廟新門記

朝散大夫檢挾祠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裴孝智撰

前義王府倉曹參軍裴平下丹并

成域中之大歸天下之往曰王王者應靈以宰物酌旨

以觀化威聲雷霆號令風雨不嚴人理合自然之運不

行家至契如神之速德叶協於幽明道徜徉於古始無

爲無事其大矣哉洎乎澆淳既變仁義斯起偃息庠序

棲遲洙泗憲章萬物之首馳騁百王之末清頽波於幽

厲扇儒術於殷周故春秋作而賊亂懼風興刪而廉恥

生美詔護而忘懲之音息行揖讓而莊敬之心勤夫子

聖者歎名與日月周流業與乾坤終始隱焉而光闌然

而彰命服袞裳累代稱王曲阜聖人之鄉也先是閻宮

霞敞正殿岑立繚以環堵遂其臺門巍若化造疑如口

動允所謂淹中之勝槩闢里之全模刺史孟公休鑒德

撫物博通數四科惟此祠廟厥初層構朱戶半

傾雕甍中落難名之間與造次可遊如在之口口口口

易覩將何以克恭過位加敬及庭於是孟公首之盧公
翊之因命縣大夫兼大口口口口裴公新其南門書

時也公名有象育元含真廣學攻文始登甲科吏干舒

二人口口口口等吏于充二人悅服薦可大之用爲

致遠之資由是庀迺程具乃役不斬仲口口口口口

山之石償以日而給功不時而就大屋橫亘雙扉洞開

丹拱繡桷膠固口口口口口口景飛檐駢逼而樓

霧扃旛旣固享獻聿修官吏唯肅清之謹邑人無藜瀛

口口口口口口席及階而升數仞之牆由戶而入君

子以非孟公之化不行非盧公之口口口口口口

不成三事叶同口底于善孝智不敏儒家之流徒挹春

秋含采之禮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誌不腆之文俾刊

永貞之石時大齋八季十二月一日也

碑側

厚四寸題名因人三行隸書

朝議郎行令上柱國李子嵩建

文林郎尉曹晉卿

燭春桑紀附杖之諱判官郡功曹盧曠以文發身以清

碑陰

題名二段一段在陰額三行正書

左側一段在陰上截三行正書

充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鄭漢璋咸通九年八月廿九日題

右在額

曲阜縣尉敬叔度

貞元十五年孟春月廿三日題

鄆府東平縣尉邵來庭

右在上截

右碑文二十行行三十五字下截尚有一字爲趺所掩難於施拓碑文裴孝智撰孝智見唐書宰相世系表官至都官郎中裴平書碑不曰書而曰下丹又題

碑之一例也平工篆隸是年七月先書黃石公祠記文云判官郡功曹盧曠案郡功曹郡爲州異名當稱

司功參軍事今碑稱功曹者兗州爲大都督府故別於他州稱功曹也判官則節度使有之蓋以都督府

置員歟閼宮霞敝敝字錢辛楣少詹以爲蔽之省集韻蔽敝二字互通碑陰有貞元十五年咸通九年

題名嚮皆遺之碑側題縣令尉丞簿姓名亦裴平所

書也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篆額六字分二行字縱二寸橫一寸額字之小無逾於此題字處上銳當鋌處懸一珠左右

二龍繞之漢碑畫龍形皆如馬四足奔馳此碑與後世之蟠龍無異碑之刻二龍捧珠者始見于此其文自九行以後缺左下角斜向上今以他石補之而無文故缺者自三字至九字也其前每行失

揭二字則闕里文獻考載此文可以錄補裴平前書黃石公祠記結銜云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此

碑無試字而仍有前字則非見任官或省試字非官序有加也碑書多別體如往作厔曲作曲毫作莞雙作雙徒作彥皆不見於他碑至以韶護作韶

護想由筆誤閼宮霞敝義不可曉曲阜志闕里文獻考俱釋作霞敝於義爲安然碑實是敝字或是蔽省或是敝誤皆不可知碑陰題名不詳其所爲何事鄭漢璋等事蹟亦無攷

十祿字書

碑下截斷缺凡兩面一高七尺八寸五分一高六尺九寸七分俱廣四尺七寸五分書分五層三十三行行九字正書額題顏氏于祿字書六字篆書在灌川府

朝議大夫滁沂蒙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顏元

孫撰

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真卿書

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唯豕上加三蓋亦馬中闕五追斯以降舛謬寔繁積習生常爲弊滋甚元孫 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

字體數紙以示讐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顏氏字樣懷

鉛是賴汗簡攸資時訛頓遷歲久還變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

而靡載或詭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輯頃因閑暇方契宿心遂參拔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罔弗墨該點畫

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千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

三體

具言俗通正三體

偏旁同者不復廣出

三體

謂惠口氏曰字有相亂因而附焉

謂形形究究律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

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啟尺牘判狀固免詆訶

若須作文言及選曹銓所謂正者竝有憑據可以施著試兼擇正體用之尤佳所謂正者進上考試理宜必遵正體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爲尤當明經對口贊合經注本文

碑書多作八分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茲仕觀光惟人

住口誦舊則

所急脩名責實有國恒規旣考文辭兼詳翰墨昇沉是

繫安可忽諳用捨之間尤須折衷目以千祿義在茲乎縗短汲深誠未達於涯涘岐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

曰不然請俟來哲

文刻全書後不錄

有唐大寶九年口口口寅正月庚子口口口午真卿於湖口口口東廳院書之

柳公權對穆宗口口口曰心正則筆正口口口雖公權時以筆口口口書法理固如是口口口魯公筆蹟乃知公口口言不妄魯公忠正口口功名事業列于國口口全德偉行莫風義口口映千古文學之外口

口隸書大小二體筆口口勁如服介胄如冠口口凜凜乎若謂盧杞口口希烈有不可犯之勢口其心畫

所寓誠可畏而仰之往由左宦臨牧吳興暇隙書千祿字樣鐫刻于石傳示後生然石刻在刺史宅東廳

院傳之惟艱故世罕得善本而蜀士大夫所見惟板刻尤鮮得其真

府尹 龍閣 字文公比刺

湖州得魯公所書與楊漢公所摹一本特爲精詳於

是俾以楊蜀二本參校若顏書之利缺者以二本補

焉不可推究者闕之令通顏書之土摹勒刻石於類使學者矜式且欲所傳之廣壬戌八月旣望成都句

詠記

字之傳於後者亦獨見此耳

東里集

右千祿字樣別有模本文法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

家藏之右千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歷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

以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畫辨正謬繆尤爲學者

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歷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

集古錄

余讀顏魯公家廟碑知公世有書學及覽顏秘監千祿字書益信蓋秘監於公爲伯父其所辨證偏傍結構雅俗燦然而公於此書尤加意幾無一筆縱緩余故識而藏之以爲臨池指南書曰千祿蓋唐以書判取士故耳

弇州山人四部稿

序稱第十三姪男真卿書按顏氏家訓曰兄弟之子

北土多呼爲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又云千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促余輒易之曰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迺盡魯公筆意也

東里集餘論

右顏魯公千祿字書辨别字之正俗及通用亦間有析其義者云千祿者蓋唐以書取士也而公真書小

姪喪服傳曰姪丈夫婦人報又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男戴侗六書故曰爾雅女子謂冕第之子曰

姪無子書姪而又加男此唐人之俗稱也

晉書王湛傳濟才氣抗遇於湛姪之教柳宗元祭六伯母文亦自稱

姪 賈公彥疏曰姪者對姑之稱若對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言姪也

春秋傳曰姪

其從姑 潘岳楊仲武誅姑姪繼噴正用此所謂通男女之稱又曰齊靈公娶于

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姪生光又曰臧宣叔娶

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今人謂兄弟

之丈夫子亦曰姪非也古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漢書

疏廣與其兄子受父子並爲師傅後漢書蔡邕與其

叔父質得罪上書自陳亦曰言事者欲陷臣父子晉

書謝安傳安與兄子元父子皆著大勳世說江左殷

太常父子亦謂殷融與其兄子浩史記武安侯傳

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疑當時未有稱姪者漢

書作子姓禮記喪大記注子姓謂衆子孫也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史記外戚世家既驩合

朱子語類姪字本非兄弟之矣或不能成子姓

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金石文

顏魯公千祿字書在開成間石本已有刓缺至歐陽

公爲集古錄稱楊漢公撫木並多漶漫此蜀本勒石

於紹興壬戌其去歐公時又百有餘年矣卷中自陽

庚二韻而後類多凌亂失次又嘗見寶祐間郴陽本

近日吳門鏤板以行與蜀本小有同異而唐韻之清

紊畧無是正豈開成楊刻卽已譌誤耶抑誤自紹興

耶又何以蜀楚兩本並誤耶至蜀刻凡脫成几蚌丰
從丰及注中並上小誤或由傳摹失真觀此則其於

用筆結體更無足言矣吾友金慕齋閣學籤議前後

位置不爽此石至今尚存雍正癸丑同年顧觀察稼

軒宦蜀歸會以見貽較此稍遜蓋此本當是百年前

舊搨慕齋宜善藏之恐後此并不多覩也

汪由敦松泉文集

干祿字書一卷唐顏元孫撰元孫杲卿之父真卿之

諸父也官至沂沂三州刺史贈祕書監大歷九年

真卿官湖州時嘗書是編勒石開成四年楊漢公復

摹刻於蜀中今湖本已泐闕蜀本僅存宋寶祐丁巳

衡陽陳蘭孫始以湖本鋟木國朝揚州馬日璐得

宋槧翻刻之卽此本也然證以蜀本卒多謬誤如卷

首序文本元孫作所謂伯祖故祕書監乃師古也蘭

孫以元孫亦贈祕書監遂誤以爲真卿稱元孫而以

序中元孫二字改爲真卿以就之曰璐亦承其譌殊

爲失考其他闕誤亦處處有之今以蜀本互校補闕

文八十五字改譌體十六字刪衍文二字始稍復顏

氏之舊是書爲章表書判官作故曰千祿其例以四

聲隸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後先每字分俗通

正三體頗爲詳核其中如虫蟲音商商凍凍截然

兩字而云上俗下正又如兒古貌字而云貌正兒通圭之作圭芻之作圭蕡直是俗字而以爲通用雖不免千慮之失然其書酌古準今實可行用非詭稱復古以奇怪釣名者

總目提要
四庫全書

按豪州据唐書地理志濠州鍾離郡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从濠韓退之有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洪慶善攷退之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因據唐志以證俗本作濠之誤而吳曾能改齊漫錄駁之且引杜佑通典稱濠州北齊爲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爲名而唐因之佑上通典在貞元十年其書初不見豪字以此知韓文作濠者爲是今攷此碑元孫結銜稱滁沂蒙三州刺史豪不从水旁石刻分明可以徵信又廣韻豪字下注州名古鍾離國隋改爲州廣韻本於孫愐撰唐韻在天寶十載足徵其時州名不从水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亦云武德五年杜伏威附改濠州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又加水焉正與唐志相合杜氏通典偶漏不載而吳乃據以議歐志之失豈其然乎

諸研堂金石文跋尾

州事吳軒摹刻而費少南跋之四川新舊志不復舉其名矣干祿碑見潼川州志謂公自書在州學子惟歐陽公以謂干祿書真本開成中石已訛缺世所傳者乃楊漢公摹本潼安得有此亟訪之尊經閣下碑石厚尺餘穴兩旁如貫經之制其正面則表裏刻之碑下斷一尺餘宋人跋已不完跋首言干祿碑在湖州刺史宅東廳蜀士大夫所見惟板刻鮮得其真府尹龍閣宇文公比刺湖州得公所書以下州職官志缺宇文氏三人目齡雙流進士時中成都進士峒成都人修治學校四川科第志無時中名惟費著氏族譜言宇文氏凡六院其自廣都院者閔中粹中虛中迭登第時中賜進士第後以直龍圖閣知潼川卽是跋所云府尹龍閣者矣虛中以建炎初使金被畱遇害與時中爲兄弟行碑之立當在建炎紹興之際容訪足本再考之

吳省欽白華前稿

金石文字記收得此本証其序稱第十三姪男真卿書推明姪男爲當時俗稱語不爲無據然魯公臨書亦少有訛舛證之說文繫傳云此書釐字改末爲牙冕字轉口爲向鄰正體也而謂之訛隣俗謬也反謂之正益爲病矣蓋徐氏所訂已如此惜余未覩全本

南部縣離堆摩厓記已泯劍州中興碑則紹興初鐫

爲一詳攷也又徐氏謂顏元孫作千祿字書其從孫真卿書之子石案序既云第十三姪男家廟碑又云生我伯父諱元孫則從孫殆從子之訛傳鈔者不及審也爲附正于此授堂金石跋

按顏元孫子祿字書一卷見唐志此碑題額標首

皆作字書集古錄因楊漢公跋題曰字樣非也元

孫杲卿之父兩唐書並附見杲卿傳碑首題朝議

大夫滁沂蒙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秘書監顏元孫

撰據傳但云歷官長安尉太子舍人亳州刺史卒

此云滁沂蒙三州刺史與顏氏家廟碑所述正同

則劉歐兩史略也次題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

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真卿書攷家

廟碑叙顏氏世系自後齊黃門侍郎之推生思魯

愍楚游秦三子思魯生勤禮其兄弟行又有師古

相時育德三人勤禮生昭甫敬仲殆庶無卽少連

務滋辟彊七子昭甫生元孫惟貞二子元孫生春

卿果卿曜卿旭卿茂曾五子惟貞生嗣疑允南高

卿真長幼與真卿允臧七子是元孫爲真卿之伯

以杲卿兄弟雁行數之真卿應居十一而云第十

三姪者或統男女計之或尙有諸兄早殤廟碑所

不及也此碑叙云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者即顏師古師古爲勤禮之兄故稱伯祖耳云貞觀中刊正

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不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顏氏字樣又云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

延業續修二書皆不見於著錄蓋是書旣出之後

較師古延業所著特爲詳善而二書遂以不傳也

顏於宋齊隋唐間皆爲著族以簪紋世家至開天

時更以忠節顯名天下然顏氏自之推以後類能

研覃經史著書立說而於六書聲韻之學尤有專

長其所撰述此書之外載隋唐兩志經解小學類

考則有之推急就章注一卷訓俗文字略一卷筆

墨法一卷愍楚證俗音略一卷師古匡謬正俗入

卷急就章注一卷真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餘

如之推家訓書證篇游秦漢書決疑師古漢書注

諸書皆於小學家言再三致意是則一門著作多

有淵源其討論之功非止旦夕元孫字書繁簡得

中辨證確鑿爲歷代楷模者宜也唐制取士之法

兼及書判有小學科此書剖析正俗便於蒙誦故

以千祿命名書分平上去入四聲所列字以韻之

先後爲次統分通正俗三等其例凡六有舉二字

而注上俗下正者功功之類是也注上通下正者
蒙蒙之類是也亦有二字並正者躬躬之類是也
有兼舉二字而分疏其義者童僕之注上童幼下
僮僕之類是也有舉三字而注上中通下正者聰
聰聰之類是也注上俗中通下正者茲茲茲之類
是也雖通卷未必折衷至當盡合六書之義然唐
承六朝之後書體譌謬百出得是書綜其大概以
津逮學者實足以輔翼經史且其時三蒼字林凡
將勸學飛龍諸書尚存采擇既博說或不同未可
概以許氏說文律之也原碑爲魯公刺湖州時所
書刻於大歷九年開成中楊漢公嘗有摹本集古
錄兼收兩碑已云原碑殘缺過多則自宋而後寢
已不顯今楊漢公本亦不可見而湖州府志猶存
其跋云太師魯公忠孝全德儀型古今存道沒身
煥乎國史文學之外尤工隸書盡鍾繇之精能極
逸少之楷則頃因左宦曾牧茲郡才大事簡居多
餘間錄千祿字樣鐫於貞石仍許傳本示諸後生
一二工人用爲衣食業晝夜不息刊缺遂多親姪
禹項牧天台懼將磨滅欲以文字移於他石資用
且乏不能克終漢公謬憇棠陰獲覩墨妙得以餘

偉成禹之意自看墓勒不差纖毫庶筆蹤傳於永
永時開成四年六月廿九日凡一百六十字玩謬
憇棠陰獲覩墨妙諸語是漢公所摹之本仍在湖
州而此碑後刻紹興壬戌成都句詠跋稱府尹宇
文公比刺湖州得魯公所書云云則宇文所摹自
在蜀中故至今潼川學宮猶存其石與地碑目稱
于祿字書湖州有二一在墨妙亭一在魯公祠者
謂原碑及漢公本也元談鑰吳興志稱于祿字書
今在墨妙亭者其時原碑已亡僅據漢公摹本而
言也鄭元慶湖錄論此碑乃謂輿地碑目所云卽
楊漢公字文時中所摹之二碑談志在紹興之後
何以止載其一則元慶誤以字文摹本爲在湖州
而反疑談鑰之陋其謬甚矣宋金兩史皆有字文
虛中傳而無時中傳四川通志但於職官志載時
中名注云成都人據元費著氏族譜則時中與虛
中爲兄弟行以直龍圖閣知潼川與碑悉合而不
言其嘗刺湖州且時中身爲刺史畱心古蹟如此
當時善政必有可紀者而湖州府志名宦傳不載
并郡守表亦無其名何歟碑字方整有法度尚存
魯公遺意句詠跋所云令通顏書之土摹勒刻石

者信非虛語而匏翁集直謂詠所書與公頗類則誤也詠跋又謂蜀士大夫所見惟板本是南宋初已有登諸梨棗者其後寶祐丁巳陳蘭孫亦嘗以

是書雕板尚存於世近揚州馬曰璐所刊千祿字

書卽用宋本然其中謬誤不一而足誠如

四庫

提要所云者今石刻雖已斷缺而可見之處猶有

十之七八以校陳氏之本迥有徑庭相嘗手錄其

文詳加校定偏旁點畫一依原碑行付剞劂冀復

顏氏之舊焉

又按宋婁機有廣千祿字書五卷見中興藝文志

爲廣顏書而作書錄解題稱機熟於小學嘉泰中

教授資善堂景獻時爲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

爲此書續唐之舊故仍千祿之名旣而悟其非所

以施於朱邸乃傳會以千祿百福之義則婁氏標

題之意雖欲自別於元孫而其書大旨不必有異

可知所謂五卷者或分上下平上去入聲爲五部

耳惜其書不傳不得一校此本也

盧朝徹謁嶽廟文

碑高四尺二寸廣三尺四寸五分九行
字數二十八字至三十不等正書在華嶽廟

謁 嶽廟文

唐大歷九年甲寅季春口口生明華陰令盧朝徹下車
散齋浹日精意撰擇元辰吉蠲饋餧靡愛斯口口脩祀
事端笏祠宇搢紳奠饋敢告

金天王粵山巒配 天聰口口直豈實禡淫寧真祚德

朝徹不佞獲領茲縣職監洒埽躬備陳薦顧嗟非口任

受愚蒙清是 家風所遺方乃

天誘其衷與衆

難合於時不容向老口口如何遭逢抱拙恬澹委運窮

通儻力於政 王降百祿稍私其身 王肆口口福謙

害盈則仰 嶽靈不識不知何敬神爲拜手稽首乞氣

莫敢怠口口啐酒乞儼然有待松柏颺颺乞口幸若來

容衛森森乞髮鬢如在

文正書微損十餘字此爲唐時守令蒞任誓廟之詞

元張養浩著三事忠告言故事牧民官旣上必告境
內所當祀之神宜以不貽自誓庶堅其遷善之心卽

此義也

長堂金石跋

按盧朝徹兩唐書無傳文皆用韻詞意簡質有云
清是家風所遺方乃天誘其衷與衆難合於時不

容可見其世守清正而有不諧于俗之槩也陝西
通志令長卷亦不爲立傳

朝陽巖銘

石高三尺九寸廣二尺五寸六分十一
行行二十二字隸書在零陵縣巖內

唐元次山朝陽巖口

爲大歷九年蓋次山題銘後九年矣下題零邑後
學田山玉書石後學之稱始見于此

永泰丙午中自口口至零陵 其輶中有水石之異泊
舟尋之得嵒與洞口戲巖洞此巖之形勝也自古蒙之
亦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命之焉以攝刺史獨孤惲爲
吾翦闢標奔復攝刺史寶必爲創利茆閣于是朝陽水
石始爲勝絕之名也而刻銘巖下以聯來世銘曰

於戲朝陽怪異難狀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
謂幽奇岩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岳絕厓深洞寒縱僻
口幽遠猶宜往焉况郡城井邑巖洞相對无人修賞竟
使森穢刻銘巖下問我何爲欲零陵水石世人有知

旨甲寅中甕零邑後學田山玉書石

按唐書地理志永州零陵郡屬淮南西道有零陵
縣又有祁陽縣縣有涪溪此銘序云永泰丙午中
自口口至零陵泐二字或是祁陽或卽涪溪也唐
書元結傳代宗立丐侍親歸樊上顏真卿撰墓碑
亦云今上登極拜著作郎遂家於武昌之樊口則
或自樊口至零陵亦未可知代宗初立改元廣德
凡二年改元永泰至二年十一月改元大歷此云

永泰丙午中當在十一月以前尚是永泰也甲寅

金石萃編卷一百

賜進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忠嗣誤

唐六十

王忠嗣碑

碑高一丈三尺三十廣五尺九寸四十
二行行九十字行書在渭南縣鄉賢祠

唐故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御史大夫贈兵部尚書

太子太師清源公王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潁川郡開國公元載撰

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清太微宮使贊文崇寵館大學士上柱國齊國公王

縉書

太中大夫行少府少監集賢殿學士趙基篆額

睿宗再受命宅帝位三十有五載兵加幽都討平匈奴

大將軍載戈稅弓來朝獻功

天子勞旋告成廻

慮西戎迺制詔丞相御史咨尔朔方河東節度支度採

訪使安北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清源公王忠嗣統我

連撫茲北荒厥功茂焉大戎暭叱作虐西裔攘據石堡

漢獵青海皇天震怒以時致罪公拜稽首敢留

主誅猖狂先零國怨家讎建牙榆溪樹羽河源東綴飛
狐西蹙陽關本天下勁兵制綠邊万里徂長轂動雷駢

旌旄轡搖千雲蔽地歛流沙而瞰烏弋峩崑崙而勝濛

汜方且繕完補缺勸稿戒車圖全遺近功盡敵非一戰

陳章立論別白甚明以孤特之姿失貴臣之意安祿山

保奸伺變忌公宿名李林甫居逼示專嫌公不附寢營

平之奏沮樂毅之謀內隙外讒陰中交訟卒從吏議竟

羅大獄雖剝溫肆爪牙之毒而哥舒有折檻之爭辯牙

門之至冤逢匡石之排妬黜守汚上沒于漢東涸我橫

海鱗年終四十五竭胡得口并雲朔往禍幽燕縱鳴騎

於兩都投大難於區宇悲夫父

龍顏之英主感風雲之早契散禍於微圖堅在危乾坤改施忠邪易地

謫放墮落離披困畏人之云亡邦國亦瘁狩

輿於巴蜀劫宮廟於蛇虺口倒持而授柄豈天

意與人事今上撫軍用公舊校士留殘憤

將有餘雄謂諸葛之猶生走仲達而知懼及肅清東土

正位北宸傷闕鼓鼙載感風烈追贈兵部尚書

太子太師邊吏增氣三軍激節蓋念功悼枉國之任也

義明運訛神所勞也公本太原祁人六代祖仕後魏爲

青州刺史北齊爲白道鎮將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署

馮翊掾因徙家于鄭今爲華陰人也皇考諱海賓九原
太守安撫朔方諸蕃部落兼豐安軍使開元二年七月
以騎士屯蕭關盛秋臨坰牧禿髮舉卅萬衆東踰狄道
郭知運節制隴右委稼畝冠嬰城不動遂得踐圍西使
駢掠馬牛燔火照平涼羽書驚朔塞公召將校計事皆
曰衆寡不敵利病相懸濟河外之兵徵涼州之援公以
爲羌虜入盜吞噬腹心掃口口而西歸不崇朝而事去
方爲四夷恥終遺大漢羞蟻守封壘身爲障蔽辭難就
易進熟偷安而無後咎餘責者微諸公誰不樂此乃拔
勇簡材輕賚益馬有氣敢往不滿千人雷動塵移自辰
祖亥垂六百里突掩賊營縱吾奇兵乘彼不意披猖受
戮橫潰宵馳終夜追奔遲明會食勦歸師於濠口殲困
獸於達毗耘韉之所殘戈矛之所斃積屍將崆崕侔厚
漂血與汎河爭流氣盛忘銜撮之虞戰酣無存變之意
蒼黃顛仆落於戎手亦足以暴威武於天下憺洪稜於
蠻貊五十年間犬羊遷迹不敢覘邊以取當咸皆失地
而遠客歎嘆古烈名垂壯籍初

肅宗省書

廢朝問故流悼偉其心而大其節哀其歿而念其忠襄
贈開府儀同三司安北大都護俾給事中倪若水乘駔
吊祭命許國公蘇頌爲之文以致意焉輕車介士麾兒
屬將飾柩護喪封墳寵葬公之遺閔年初九歲 詔復
朝散大夫尚輦奉御持令中貴扶入內殿意苦而羸形
絕地弊衰而逆血沾衣左右動容 上亦
歎歎因撫而謂曰此去病之孤吾當壯而將之万户侯
不足得也衣之以朱紱錫名曰忠嗣部曲主家後宮收
視每隨諸王問安否獨與 肅宗同卧起

至尊以子育儲后以兄事公亦唯專唯直不傾不
墮未嘗迕目孰云有過每歲 天子口戎整旅冬
狩秋田翼轡奉車越莽凌阡陌麟長楊掩兔黃山蹙履
輕狡流離往還研槧益奮搏捷無前出而有獲多不自
賢 上旣知公有日磾之純固加李廣之材
氣義形於主確然秉志少而侍中慮不省事乃試守代
州別駕大同軍戎副于法大豪閭門自殷賣功老將俯
伏聽令涼秋八月乘乾草腓方佯白登外馳突長城下
單戈指虜輕騎犯胡有向必摧能當輒破往往射鵠者
居公掌握中匈奴憚邊不敢抵口 肅宗口
上泣曰王忠嗣口材敢戰必恐亡之卽日
徵還守未央衛尉入侍之歲時方就冠 元獻皇
太后降家人之慈盛擇配之禮命之主饋恩情甚厚公
以讐恥未雪激憤逾深每對案忘餐或獨居掩涕